

赵园作品系列

易堂寻踪

赵园 著

关于明清之际
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赵园作品系列

易堂寻踪

赵园
著

关于明清之际
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


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集团
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UBLISHING GROUP
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易堂寻踪：关于明清之际一个士人群体的叙述 / 赵园著.
—北京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，2013.1
(赵园作品系列)
ISBN 978-7-303-15653-5

I. ①易… II. ①赵… III. ①士—研究—江西省—明清时代 IV. ①D691.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2) 第 269280 号

营销中心电话	010-58802181 58805532
北师大出版社高等教育分社网	http://gaojiao.bnup.com.cn
电子邮箱	beishida168@126.com

YI TANG XUN ZONG

出版发行：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www.bnup.com.cn
北京新街口外大街 19 号
邮政编码：100875

印 刷：涿州市星河印刷有限公司
经 销：全国新华书店
开 本：130 mm × 210 mm
印 张：7.5
字 数：160 千字
版 次：2013 年 1 月第 1 版
印 次：2013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
定 价：38.00 元

策划编辑：谭徐锋	责任编辑：陶 虹
美术编辑：谭徐锋	装帧设计：蔡立国
责任校对：李 茵	责任印制：孙文凯

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

反盗版、侵权举报电话：010-58800697

北京读者服务部电话：010-58808104

外埠邮购电话：010-58808083

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，请与印制管理部联系调换。

印制管理部电话：010-58800825

目 录

南昌—赣州	1
宁都	14
宁都·翠微峰（一）	43
宁都·翠微峰（二）	111
宁都·冠石	155
南丰—星子	194
附录一	202
翠微峰记/魏禧	202
翠微峰易堂记（节录）/彭士望	204
附录二	212
走过赣南/赵园	212
附录三	223
本书征引诸书版本	223
后记	227

南昌—赣州

1

客机飞临南昌机场时，在倾斜的机翼下，我看到了红黄相间的田块。黄的应当是油菜花。直到更接近地面，我才看清了，红的是泥土。在这一刻，我有隐约的激动，因为我知道，我正在接近我的故事发生的地方。此后的一周里，我一再看到红土地，看到赭色的山壁。我的江右印象，就由这红与浓绿涂染而成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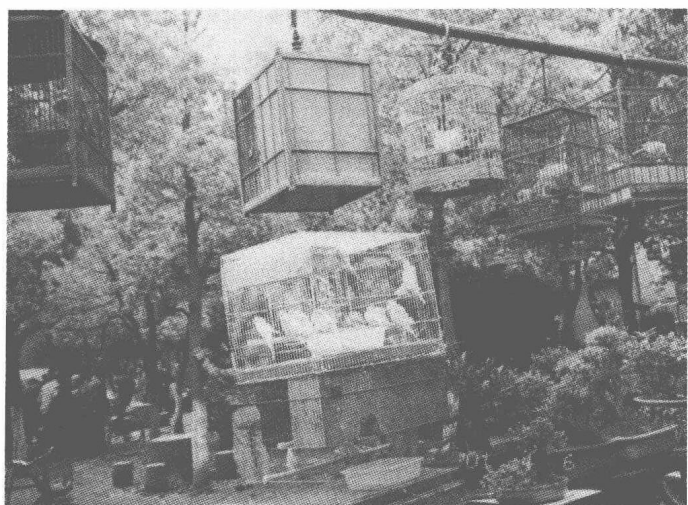
动身来这里之前，我对于明清之际一个被称作“易堂”的群体发生了兴趣，读了其中人物的文集。这些今天已乏人问津的文集向我讲述的，首先是一个个关于友情的故事，与此线索平行或交叉的，另有关于兄弟、夫妇、师弟等等的故事。我当然明白，无论朋友的还是兄弟的故事，都已然古老，却仍然认为，我的这些发生在动荡时世的故事，当由一些鲜明生动的个性演绎时，与平世的同类故事势必有所不同。我将由南昌再度启程，向距这里数百公里的赣南山中寻访那些生活在三百多年前的人

物，在这省城不过稍事停留。

行前我就由文献中得知，南昌地处“百粤上游”，为“三楚重辅”，在本书所写的那时代，被由军事的角度，视为“咽喉之地”（顾祖禹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八四）。元末群雄逐鹿，鄱阳湖曾有过激战。二百余年后，明清易代之际，南昌几乎成了炼狱。其时客居江淮的王猷定（于一），听家乡来说，南昌的东湖“蓬蒿十里，白昼多鬼哭”（《东湖二仲诗序》，《四照堂集》卷二）。施闰章也曾慨叹道：“流血一何多，江水为之深。”（《同门李东园按察豫章乱后感寄》，《施愚山集》诗集卷一二）

抵达南昌的次日，我就走了东、西湖。两湖自然经了整修，西湖有鸟市，东湖则到处可见神态悠然的退休者。我突然想到，这些公园中休闲的老人，其先辈是否就是那次劫难的子遗？

我正待寻访的人物中，有南昌人彭士望（躬庵），是其时江右的文人，对明末南昌的繁盛及劫后的残破有过记述。据彭氏说，战乱前的南昌，“东西湖最盛，诸府第高明之家、试士院皆临湖。湖东浒为孺子亭学舍，容生徒百十人，与三洲蔬圃相望”，湖中则有“轻舸画舫”，觴咏杂歌，“丝竹管弦，出没于烟波雪月之际。桥流宛转，花屿萦回，水禽时鸟，翔鸣上下，台榭阁道卉木，士女姣好，望之若画图，今俱化为瓦砾，灌莽蔽之……”（《赠董舜民游江粤叙》，《树庐文钞》卷六）。彭氏对此，自不胜今昔之感。今天的东湖公园中，孺子亭、碑尚



南昌·西湖鸟市

在。徐穉，字孺子，南昌人，东汉高士。《世说新语·德行》：“陈仲举言为士则，行为世范，登车揽辔，有澄清天下之志。为豫章太守，至，便问徐孺子所在，欲先看之。”

写上引文字时的彭士望，侨寓赣南已三十年，既目睹过当年的繁华，彭氏与一同隐居的伙伴，梦境总应当有所不同的吧。即如这昔日繁华的碎片，那些光与影，必定会久远地残留在他此后的生涯中。

离开南昌前，到了城郊的八大山人纪念馆。奇怪的是，由文集看，我所欲寻访的赣南的易堂诸子，似乎不曾与同为遗民且在南昌的朱耷互通消息，只有他们的门人梁份的文集中，有致朱氏的书札。

我承认我对这城市缺乏更广泛的兴趣，预定目标及“寻访者”的自我意识，缩小了我的关注范围。我竟然没有足够的好奇心去观看这城市。对于发生在三百多年前的一段故事的专注，使我对于眼前经过的纷繁人生视若无睹。即使这样我也知道，在这些像是并无特色的街巷中，在看似与其他城市一般无二的日常生活里，一定有所寻访的那段历史隐现其间，只是我不具备足够的敏感去辨识罢了。

2

由南昌乘火车抵达赣州时，我看到了一座整洁的小城。赣州是章、贡两江的交汇之地，我故事中的人物之一曾灿，一再称此地为“双江”。他的朋友陈恭尹说：



八大山人像

“赣之为州，合章、贡二水而得名。”（《命儿赣字端木说》，《独漉堂全集·文集》卷一五）当年或许曾经舳舻十里、灯火万家的？

赣州车站位于高地，四望空阔，并无我想象中的险要。我所寻访的人物称此城为“虎头城”，不免令我望文生义，以为类似雄关，却只看到了一些陵阜。很难相信发生在这个地方的战事，在明清之际的大故事中，竟以情节紧张而扣人心弦。由现代战争的角度，你已难以设想赣州在军事上的重要性。而据上面提到的顾祖禹说，赣州府“接瓯闽、百粤之区，介谿谷万山之阻，为岭海之关键，江湖之要枢。江右有事，此其必争之所也”（《读史方輿纪要》卷八八）。

由北京动身前得知的，是赣州连绵不断的雨，这里却一派响晴。在这小城宁静的午后，我所要寻访的，却是一个惨烈的故事：三百多年前，经历了抵抗清军的激战，围城陷落，一个叫杨廷麟的人物——他当时的身分，是南明隆武朝的兵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——在这城中一处水塘自沉了。

此外我还知道，他埋骨在章江边一处叫“杨秀亭”的地方，我的故事中的主要人物魏禧，曾在那片墓地留连，悲怆不已。我相信仅仅想到了这些事，就已足以使我对这城的感觉，与别人有了一点不同。那遥远年代的故事正如水似的，悄然浸润着我，而在寻访并试着讲述它的同时，我被自己参与营造的氛围笼盖了。



赣州·清水塘

关于顺治三年(丙戌)赣州的战事,正史与私家都有记述:杨廷麟与万元吉守赣州,围城半年,城破,杨氏赴清水塘死。这天是十月四日。乾隆四十七年刊本《赣州府志》卷二《地理志·风土》:“赣州府风近闽、粤,而人抗志励节,有勇好斗,轻生敢死。”明清之际的这一仗,为上述“轻生敢死”作了注脚。据陆世仪的《江右纪变》,三日清军攻入赣州后,“乡勇犹巷战久之。四日黎明,北人大至,城上发炮皆裂,遂陷”(黄宗羲《行朝录》,《黄宗羲全集》第2册第173页)。当时有一个来自宁都的青年,本来可以逃生的,却选择了与杨廷麟同死(《别驾杨公传》,《丘邦士先生文集》卷一五)。

弘光朝覆灭之后,赣州之役原是绝望的抵抗,黄宗羲却还要说,“赣州之守与死者,皆三百年以来国家之元气也”。有一点大约是确实的,即赣州陷落,南明朝在江右的坚守从此溃决。方以智说,自杨廷麟等人死,“吉安山中之帜,先后俱尽”(《刘大司马传略》,《浮山文集前编》,转引自《方以智年谱》第171页)。其时的血,淋淋漓漓地渗入了泥土。而在这血战之余的土地上生长起来的,那段历史像是已融入了空际,与他们杳不相关。想不到的是,那清水塘居然还在,被裹在杂乱无章的民居中,塘边是浮萍与垃圾,想必是孑孓的滋生地。

在此期间,来自宁都的曾灿曾试图召集散亡,助杨廷麟一战。那年曾灿二十岁。彭士望也曾为杨廷麟募兵九江,还曾在赣州陷落后赎救杨氏遗孤——在当时做这

件事，不消说是需要一点勇气的。而魏禧则自居杨氏门人，病故的前一年赴泰和就医途经赣州时，曾在杨廷麟墓前“拜伏，不胜呜咽”。那墓地当时已“荒冢蔓草，芜秽不治”（《崇祯皇帝御书记》，《魏叔子文集》卷一七），斜阳中但见两岸蓼花，一江秋水（同书卷七《拜杨文正公墓》）。

黄宗羲也在同一年，到南屏寻找过张煌言的墓地。寻找，是一个意在记忆的动作。大约因了对遗忘的恐惧，叔子不厌重复地，一再提到杨氏墓地所在方位。据带我们到此地的赣州的张先生说，这一带后来叫“杨公地”，自然因杨廷麟而得名，可知他在清代，还被赣州人纪念着。居住在这里的人知道这地名，指点着大致方向。这儿是一带高岸，俯临章江。江面宽阔，有小火轮远远地驶过。张先生说，他儿时在这周围嬉戏时，杨廷麟的墓碑尚在。赣州正在实施“一江两岸”工程，墓地所在，是平坦的滨江大道，道边花团锦簇，全没有了魏叔子、曾灿所形容的“萧瑟”。隆隆的车声会不会使得杨公廷麟魂魄不安？

半年的围城之后，战事自然异常惨烈。一些年后，曾灿仍像是能听到战马的悲鸣：“记得当年万马嘶，虎头城外战声悲。”（《秋旅遣怀兼柬易堂诸子》，《六松堂诗文集》卷六）那年月，激战之后，往往有一“屠”——战胜者快意的杀戮。曾灿说赣州因了所处地理位置，出入多商贾，城陷之日，无分土著、商贾“皆屠之”，“其骨肉交道路，几与城齐，犬狺狺然走啖人骨”（《赠邑人杨君

序》，同书卷一二）。魏禧也说，丙戌赣州一役，“士民数百万，一朝如断齑”（《金坛王习之持〈易极拟言〉过访……》，《魏叔子诗集》卷四）。

至于上文提到的“虎头城”，则因赣州曾有虔州之称，虔字“虍头”。据说宋代董德元曾上言，说虔州号“虎头城”，非佳名。廷臣议，也以为州名有“虔刘”之义，因而改名赣州（《读史方輿纪要》第581页）。宋人未曾料及的是，纵然改了名，仍不能免此“虔刘”（即劫掠、杀害）。由后世看来，“虔”竟成了发生于明亡之际的杀戮的凶讖！

乱世诸事的荒谬、诡异，有不可以常情常理来论的；发生于明清之际的风云变幻、局势反复，像是尤有戏剧性。围攻赣州逼使杨廷麟赴水而死的金声桓，竟于一年多之后“反正”（即降清后又归顺南明），其后是南昌的被围与陷落。城陷时金声桓竟也赴水而死，俨若轮回，以至黄宗羲不屑地说，既有今日，何必当初降清且“诛锄忠义”呢！南昌的围与屠，其残酷更有甚于赣州者。据黄宗羲《行朝录》，围城中曾杀人为食，“呼人为‘鸡’。有孤行者，辄攫去烹食”。由金声桓“反正”，到南昌被屠，不过一年间，“合郡之民，死者数百余万”（《黄宗羲全集》第2册第206页）。

关于那段历史的记述中，随处可见“屠”的字样，事实却未必全如通常所想象。即使在腥风血雨中，小民的日常生活也会在顽强地继续，而由废墟上重建的速度，或也超出了人们的想象，而且总有人能由“死地”

逃生。这场惨剧发生之前，彭士望和他的朋友林时益就已避乱到了赣南的宁都，南昌被围之时，他们已与宁都的魏氏兄弟住在了翠微峰，躲过了这一劫，因而被许为“先几”。这是后话。

在这小城中，甚至当年的废墟也片瓦无存，令你无从凭吊。血污，创伤，疤痕，丑陋、伤心惨目的一切，曾经刻画在砖石瓦砾上的，早已被岁月的潮水洗刷净尽。但赣州并不曾真的遗忘，它不过将“既往”包藏在了“当今”之中而已。清水塘不是还在？我们看到了城北的古城墙、贡江上的浮桥，看到了散发着古旧气味的沿街骑楼。较之此后行经的赣南小城，赣州有更多旧物的存留。只是不知这浮桥、骑楼还能保存几时，以及用何种方式保存。“现代化”像是一个迫不及待地删除实物历史的过程，上述旧物的被删除——整旧如新也是一种删除——或许只是时间问题。

“郁孤台下清江水，中间多少行人泪。”魏禧、曾灿生活的那个时期，郁孤台是他们抒发幽愤的所在。我所见的郁孤台，自然已经翻修，不过是原址而已。另有八境台，在章、贡两江交汇处，曾灿面对此景，写出的仍然是：“少年戎马春风里，犹记围城不肯降。”（《己酉春日张天枢招同诸子登八境台得江字》，《六松堂诗文集》卷六）



贛州·郁孤台

赣州人或匆忙或悠然地，打我的身边经过，街口的“摩的”在等生意。空气已开始炎热。我并不以为周围的人们应当如我此刻一样，翻弄三百多年前的一页历史，想到围城、血战、奋不顾身地搏杀、战败后的从容赴死、屠城中的玉石俱焚。事实上我自己也是为写作这一行为所诱导，试图进入预先所设之境。赣州人眼下为了生计的忙迫，较之那一页并非不重要，他们没有理由与我一起分担这份记忆的沉重。我甚至知道，即使在杨廷麟赴水的当时，也并非赣州人都分担了他的悲愤沉痛。这也才是真的历史。